

周恩来

军事活动纪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1918——1975)

上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
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4

ISBN 7 - 5073 - 0734 - 4

I. 周… II. 周… III. 周恩来 (1918 ~ 1975)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080 号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1918-1975) (上、下卷)

著 者 /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

责任编辑 / 孙 翊

封面设计 / 张 戈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 / 北京安泰印刷厂

装 订 / 北京韩古古籍印刷厂

850 × 1168mm 32 开 49 印张 125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7 - 5073 - 0734 - 4/K · 333 定价: 120.00 元 (上、下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介绍周恩来的军事实践活动，更好地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我们在编辑《周恩来军事文选》的基础上，配套编写了《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记述了周恩来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的军事实践活动。其中包括研究制订战略战术、作战方针，参与决策、部署、指挥重大战役、战斗，撰写和起草军事理论文章、讲话、书信和电报，主持或出席军事会议，以及进行军事谈判、视察、调停等有关军事活动。书末附有周恩来军事任职表、韵目代日表和地支代月代时表。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采用编年体形式，按年月日顺序纪事。记述周恩来的军事实践活动均省略主语。一般为一事一条；一日有多条的，按时序或内容轻重缓急编排，用△号表示与第一条时间相同。有月无日的，编排在相关月的末尾；有年无月的，编排在相关年的末尾；跨年度、跨月份的，按最早的日期编排。书中数量词、年月日和部队番号均用汉字。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以《周恩来军事文选》和未

入选的其他军事文稿为依据，并参考了《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等著作，吸取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

二〇〇〇年一月

目 录

一九一八年.....	(1)
一九二一年.....	(2)
一九二二年.....	(3)
一九二三年.....	(7)
一九二四年.....	(8)
一九二五年	(14)
一九二六年	(32)
一九二七年	(43)
一九二八年	(74)
一九二九年	(87)
一九三〇年.....	(100)
一九三一年.....	(128)
一九三二年.....	(141)
一九三三年.....	(168)
一九三四年.....	(202)
一九三五年.....	(234)
一九三六年.....	(265)
一九三七年.....	(371)
一九三八年.....	(441)
一九三九年.....	(464)

一九四〇年.....	(479)
一九四一年.....	(507)
一九四二年.....	(547)
一九四三年.....	(563)
一九四四年.....	(582)
一九四五年.....	(595)
一九四六年.....	(616)
一九四七年.....	(729)

一九一八年

本年 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入日本，并得到广泛传播。周恩来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全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四月二十三日，读新出版的《露西亚研究》（即《俄罗斯研究》）杂志，从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中，了解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两派，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温和派主张“民主，如办不到，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一九二一年

本年 旅欧期间，广泛涉猎各种思潮，多方博览各种学说，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执著而又深入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革命方式问题上其矛盾心理体现得更突出。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他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致信表兄陈式周，说：“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心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后，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一九二二年

三 月

本月 致函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杨毅韬，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 Communism 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 致函国内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并写《生别死离》一诗，对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觉悟社社友、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字正品）表示悼念，说此诗“颇能达我的意念”。诗中几段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在信中针对这首诗对李锡锦、郑季清说：“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 C. P. 坚定的倾向。”

九 月

1日 八月十六日撰写、九月一日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我们与

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了世界上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只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避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十一月

本月 与张申府一起在德国柏林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我党发展了一个军事上的帅才。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十二月

15日 在《少年》第六号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的文章，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同期还发表了他写作的《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致工余社三泊君》一文，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

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在革命期中，最初建设是要少过破坏的，五年来苏俄的努力多一半是用在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的工作上头。我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俄罗斯五年革命的记录，则知他们并不是不图建设的，也不是没有建设的，只是旧势力的反动迫得他们不得不在破坏上多下功夫。且他们从事破坏，又岂无意义？扫除了旧的障碍，新的制度方得逐渐实施。未来共产社会的实现，须要有共产制度为他做保障，俄国无产阶级今日的努力，乃正因要立此保障之基，所以他们的破坏才非盲目。”

一九二三年

四 月

6日 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德法问题与革命》一文（即致邓颖超的信）。文中说：“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有人说：‘赤军是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的。’卢森堡当年也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都是见到之语”。

本年 根据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有意识地组织一些党团员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军事问题。还有计划地派遣一部分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人才。据聂荣臻回忆说：“即使在当时，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何长工也回忆道：“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在中央指示下，中共旅欧支部（应为中共旅欧组织—编者注）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培养的大批骨干力量，为迎接国内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有计划地回归国内担负军事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工作。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党员骨干基本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送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部分回到国内充实革命领导力量。”

一九二四年

二 月

1日 在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第一期上发表《赤光的宣言》，其中几段写道：

“革命的赤光，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

“夜忆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

“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同期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等文章，认为：“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并预言“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15日 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文章说：“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旧军阀、封建余孽、洋买办、官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常与列强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的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六 月

1日 在《赤光》第九期上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文章驳斥了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

7日 在出席旅欧华人各团体负责人集会的发言中，主张将各团体联合会的共同目标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改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主义”。

七 月

下旬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刘伯庄、周子君等从法国启程回国，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了以下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九 月

月初 到达广州。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

7日 撰写《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纪念“九七”国耻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同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日被称为“国耻日”。文章回顾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